

儒門事親

金 睢州 張子和著
明 新安 吳勉學校

卷十三

劉河間先生三消論

（因在前此書未傳於世恐爲沉沒故刊而行之）

易言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。內經言人之身自頭至足亦有六位。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間自肺至腎又有六位。人與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爐備。知彼則知此矣。故立天之氣曰金與火。立地之氣曰土與水。立人之氣曰風與火。故金與火合則熱而清。水土合則濕而寒。風火合則溫而炎。人胸腹之間亦猶是也。肺最在上。爲金主燥。清心次。爲君火主熱。肝又次之。爲風木主溫。膽又次之。爲相火主極熱。脾又次之。爲濕土主涼。腎又次之。黃泉爲寒水主寒。故心肺象天。脾腎象地。肝膽象

人不知此者。不可與論人之病矣。夫土爲萬物之本。水爲萬物之元。水土合德。以陰居陰。同處乎下。以立地爲氣。萬物根於地。是故水土濕寒。若燥熱陽實。則地之氣不立。萬物之根索澤。而枝葉枯矣。五常政大論曰。根於中者。命曰神機。是爲動物。根本在於中也。根本者。脾胃腎也。食入胃。則脾爲布化氣味。榮養五藏百骸。故酸入肝而養筋。膜苦入心而養血脈。甘入脾而養肌肉。辛入肺而養皮毛。鹹入腎而養骨髓。五氣亦然。故清養肺。熱養心。溫養肝。濕養脾。寒養腎也。凡此五味五氣。太過則病。不及亦病。惟平則常安矣。故六節藏象論曰。五味入口。藏於腸胃。味有所藏。以養五氣。氣和而生。津液相成。神乃自生。是其理也。又太陰陽明論云。脾病而四肢不用者。何也。岐伯曰。四肢皆稟氣於胃。而不得至經。必因於脾。乃得稟也。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。不得稟水穀氣。氣日以衰。脈道不利。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。故不用焉。帝曰。脾不主時。何也。岐伯曰。脾者。土也。治中央。常以四時長四臟。各十八日寄治。不得獨主於時也。脾藏者。常着胃。土之精也。土者生萬物。而法天地。故上下至頭足。不得獨主於時也。帝曰。脾與胃。以膜相連。爾而能行其津液。何也。岐伯曰。足太陰者。三陰也。其脈貫胃。屬脾絡嗌。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。足

陽明者。表也。五臟六腑之海也。亦爲之行氣於三陽。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。以益陽明。故爲胃行其津液。四肢不得稟水穀氣。日以衰。陰道不利。筋骨肌肉。皆無氣以生。故不用焉。不用者。謂不能爲之運用也。由是觀之。則五臟六腑。四肢百骸。皆稟受於脾胃行其津液。相與濡潤滋養矣。後之醫者。欲以燥熱之劑。以養脾胃。滋土之氣。不亦外乎。況消渴之病者。本濕寒之陰氣極衰。燥熱之陽氣太甚。更服燥熱之藥。則脾胃之氣竭矣。叔世不分五運六氣之虛實。而一概言熱爲實。而虛爲寒。彼但知心火陽熱一氣之虛實。而非臟腑六氣之虛實也。蓋肺本清。虛則溫。心本熱。虛則寒。肝本溫。虛則清。脾本濕。虛則燥。腎本寒。虛則熱。假若胃冷爲虛者。乃胃中陰水寒氣實甚。而陽火熱氣衰虛也。非胃土濕氣之本衰。故當溫補胃中陽火之衰。退其陰水寒氣之甚。又如胃熱爲實者。乃胃中陽火實而陰水虛也。故當以寒藥瀉胃中之實火。而養其虛水。然此皆補瀉胃中虛熱。水火所乘之邪。非胃爲濕者之本。其餘例同法。夫補瀉脾胃濕土之水氣者。潤其濕者是補。燥其濕者是瀉。濕土本濕故也。凡臟腑諸氣。不必腎水獨當寒。心火獨當熱。要知每臟每腑。諸氣和同。宜而平之可也。故余嘗謂五常之道。陰中有陽。陽中有陰。孤陰不長。

獨陽不成。但有一物皆備。五行遞相濟養。是謂和平。交互克伐。是謂衰興。變亂失常。患害由行。故水少火多。爲陽實陰虛而病熱也。水多火少。爲陰實陽虛而病寒也。其爲治者。瀉實補虛。以平爲期而已矣。故治消渴者。補腎水陰寒之虛。而瀉心火陽熱之實。除腸胃燥熱之甚。濟人身津液之衰。使道路散而不結。津液生而不枯。氣血利而不澁。則痛日已矣。況消渴者。本因飲食服餌失宜。腸胃乾涸。而氣液不得宣平。或耗亂精神。過違其度。或因大病。陰氣損而血液衰虛。陽氣悍而燥熱鬱甚之所成也。故濟衆云。三消渴者。皆由久嗜鹹物。恣食炙煇。飲酒過度。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。積久石熱。結于胸中。下焦虛熱。血氣不能制石熱。燥甚於胃。故渴而引飲。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。名曰消渴。若飲食多而不甚饑。小便數而漸瘦者。名曰消中。若渴而飲水不絕。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。名曰腎消。如此三消者。其燥熱一也。但有微甚耳。余聞世之方。多一方而通治三消渴者。以其善消水穀而喜渴也。然叔世論消渴者。多不知本。其言消渴者。上實熱而下虛冷。上熱故煩渴多飲。下寒故小便多出。本因下部腎水虛。而不能制其上焦心火。故上實熱而下虛冷。又曰。水數一。爲物之本。五行之先。故腎水者。人之本。命之元。不可使之衰弱。

根本不堅。則枝葉不茂。元氣不固。則形體不榮。消渴病者。下部腎水極冷。若更服寒藥。則元氣轉虛。而下部腎水轉衰。則上焦心火亢甚而難治也。但以暖藥補養元氣。若下部腎水得實而勝退上焦火。則自然渴止。小便如常而病愈也。若此之言。正與仲景相反。所以巧言似是。於理實違者也。非徒今日之誤。誤已久哉。又如蔣氏藥證病原中。論消渴。消中。消腎。病曰三焦五臟俱虛熱。惟有膀胱冷似冰。又曰腰腎虛冷日增重。又曰膀胱腎臟冷如泉。始言三焦五臟俱虛熱。惟有膀胱冷似冰。復言五臟亦冷。且腎臟水冷。言爲虛。其餘熱者。又皆言其虛。夫陰陽興衰。安有此理。且其言自不相副。其失猶小。至於寒熱差殊。用藥相反。過莫大焉。或又謂腎與膀胱屬水。虛則不能制火。虛既不能制火。故小便多者。愈失之遠矣。彼謂水氣實者。必能制火。虛者不能制火。故陽實陰虛。而熱燥其液。小便淋而常少。陰實陽虛。不能制水。小便利而常多。豈知消渴小便多者。非謂此也。何哉。蓋燥熱太甚。而三焦腸胃之腠理。怫鬱結滯。緻密壅塞。而水液不能滲泄。浸潤於外。榮養百骸。故腸胃之外燥熱太甚。雖復多飲于中。終不能浸潤於外。故渴不止。小便多出者。如其多飲。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。故數洩也。故金盡言原病式曰。皮膚之汗孔者。

謂泄汗之孔竅也。一名氣門者。謂泄氣之門戶也。一名腠理者。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。一名鬼門者。謂幽冥之門也。一名玄府者。謂玄微之府也。然玄府者。無物不有。人之臟腑皮毛。肌肉筋膜。骨髓爪牙。至於萬物。悉皆有之。乃出入升降。道路門戶也。故經曰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。故非出入。則無以生長壯老。非升降。則無以生長化收藏。是知出入升降。無器不有。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。能爲用者。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。有所閉塞。則不能用也。若目無所見。耳無所聞。鼻不聞香。舌不知味。筋痿骨痺。爪退齒腐。毛髮墮落。皮膚不仁。腸胃不能滲泄者。悉由熱氣怫鬱。玄府閉塞。而致津液血脈。榮衛清氣。不能升降出入。故也。各隨鬱結微甚。而有病之大小焉。病在表則怫鬱。腠理閉密。陽氣不能散越。故燥而無汗。而氣液不能出矣。叔世不知其然。故見消渴數溲。妄言爲下部寒爾。豈知腸胃燥熱。怫鬱使之然也。予之所以舉此。世爲消渴之證。乃腸胃之外燥熱。痞閉其滲泄之道路。水雖入腸胃之內。不能滲泄於外。故小便數出而復渴。此數句足以盡其理也。試取內經凡言渴者。盡明之矣。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。有言肝痺而渴者。有言脾熱而渴者。有言腎熱而渴者。有言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。有言脾

痺而渴者。有言小腸痺熱而渴者。有因病瘧而渴者。有因肥甘石藥而渴者。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。有因遠行勞倦遇大熱而渴者。有因傷害胃乾而渴者。有因腎熱而渴者。有因病風而渴者。雖五臟之部分不同。而病之所遇各異。其歸燥熱一也。

所謂心肺氣厥而渴者。厥論曰。心移熱於肺。傳爲膈消。注曰。心熱入肺。久而傳化。內爲膈熱消渴多飲也。所謂肝痺而渴者。痺論曰。肝痺者。夜臥則驚。多飲數小便。如脾熱而渴者。痿論曰。脾氣熱則胃乾而渴。肌肉不仁。發爲肉痿。所謂腎熱而渴者。刺熱論曰。腎熱病者。先腰痛脢酸。苦渴數飲。身熱。熱論曰。少陰脈貫腎。絡於肺。繫舌本。故曰燥。舌乾而渴。叔世惟言腎虛不能制心火。爲上實熱而下虛冷。以熱藥溫補腎水。欲令勝退心火者。未明陰陽虛實之道也。夫腎水屬陰而本寒。虛則爲熱。心火屬陽而本熱。虛則爲寒。若腎水陰虛。則心火陽實。是謂陽實陰虛。而上下俱熱明矣。故氣厥論曰。腎氣衰。陽氣獨勝。宣明五氣論曰。腎惡燥。由燥腎枯水涸。藏氣法時論曰。腎苦燥。急食辛以潤之。夫寒物屬陰。能養水而瀉心。熱物屬陽。能養火而耗水。今腎水既不勝心火。則上下俱熱。奈何以熱藥養

腎水。欲令勝心火。豈不謬哉。又如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。陰陽別論。二陽結爲之消。注曰。陽結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。腸胃藏熱。善消水穀。又氣厥論曰。大腸移熱於胃。善食而瘦。脈要精微論曰。痺成爲消中。善食而瘦。如腸痺而渴者。數飲而不得。中氣喘而爭。時發飧泄。夫數飲而不得中。其大便必不停留。然則消渴數飲而小便多者。止是三焦燥熱。怫鬱而氣衰也明矣。豈可以燥熱毒藥。助其強陽。以伐衰陰乎。此直實實虛虛之罪也。夫消渴者。多變聾盲瘡癰瘰癧之類。皆腸胃燥熱。怫鬱水液。不能浸潤於周身故也。或熱甚而膀胱怫鬱。不能滲泄。水液妄行而面上腫也。如小腸痺熱而渴者。舉痛論曰。熱氣留于小腸。腸中痛。痺熱焦渴。則便堅不得出矣。注曰。熱滲津液而小便堅矣。如言病瘧而渴者。瘧論曰。陽實則外熱。陰虛則內熱。內外皆熱。則喘而渴。故欲飲冷也。然陽實陰虛而爲病熱。法當用寒藥養陰瀉陽。是謂瀉實補衰之道也。如因肥甘石藥而渴者。奇病論曰。有口甘者。病名爲何。岐伯曰。此五氣之所溢也。病名脾痺。痺爲熱也。脾熱則四臟不稟。故五氣上溢也。先因脾熱。故曰脾痺。又經曰。五味入口。藏於胃。脾爲之行其精氣。津液在脾。故令人口甘也。此肥美之所發也。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。肥者令人內熱。甘

者令人中滿。故其氣上溢。轉而爲消渴。通評虛實論曰。消痺仆擊。偏枯痿厥。氣滿發逆。肥貴之人。膏粱之疾也。或言人惟胃氣爲本。脾胃合爲表裏。脾胃中州。當受溫補以調飲食。今消渴者。脾胃極虛。益宜溫補。若服寒藥。耗損脾胃。本氣虛乏。而難治也。此言乃不明陰陽寒熱虛實補瀉之道。故妄言而無畏也。豈知腹中論云。帝曰。夫子數言熱中消中。不可服芳草石藥。石藥發癲。芳草發狂。注言多飲數澠。謂之熱中。多食數澠。謂之消中。多喜曰癲。多怒曰狂。芳美味也。石謂莢乳。乃發熱之藥也。經又曰。熱中消中。皆富貴人也。今禁膏粱。是不合其心。禁芳草石藥。是病不愈。願聞其說。岐伯曰。芳草之味美。石藥之味悍。二者之氣。急疾堅勁。故非緩心和人。不可服此二者。帝曰。何以然。岐伯曰。夫熱氣慄悍。藥氣亦然。所謂飲一澠二者。當肺氣從水而出也。其水穀之海竭矣。凡見消渴。便用熱藥。誤人多矣。故內經應言渴者皆如是。豈不昭晰歟。然而猶有惑者。諸氣過極反勝也者。是以人多誤也。如陽極反似陰者是也。若不明標本。認似爲是。始終乖矣。故凡見下部覺冷。兩膝如冰。此皆心火不降。狀類寒水。宜加寒藥。下之三五次。則火降水升。寒化自退。然而舉世皆同執迷。至如易素二書。棄如朽壤。良可悲夫。故處其方。必明病之標。

本。達藥之所能。通氣之所宜。而無加害者。可以制其方也已。所謂標本者。先病而爲本。後病而爲標。此爲病之本末也。標本相傳。先當救其急也。又云。六氣爲本。三陰三陽爲標。蓋爲病臟病最急也。又云。六氣爲胃之本。假若胃熱者。胃爲標。熱爲本也。處其方者。當除胃中之熱。是治其本也。故六氣乃以甚者爲邪。衰者爲正。法當瀉甚補衰。以平爲期。養正除邪。乃天之道也。爲政之理。補賤之義也。大凡治病。明知標本。按法治之。何必謀於衆。陰陽別論曰。謹熟陰陽。無與衆謀。標本病傳論曰。知標知本。萬舉萬當。不知標本。是謂妄行。至真要大論曰。知標知本。用之不死。明知逆順。正行無間。不知是者。不足以言診。適足以亂經。故大要曰。粗工嘻嘻。以爲可知。言熱未已。寒病復起。同氣異形。迷診亂經。此之謂也。夫標本之道。要而博。小而大。可以言一而知百。言標與本。易而弗損。察本與標。氣可令調。明知勝復。爲萬民式。天之道畢矣。天元紀大論曰。至數極而道不惑。可謂明矣。所謂藥之巧能者。溫涼不同。寒熱相反。燥濕本異。云云。前已言之矣。斯言氣也。至於味之巧能。如酸能收。甘能緩。辛能散。苦能堅。鹹能軟。酸屬木也。燥金主於散落。而木反之。土濕主於緩而水勝之。故能然也。若能燥濕而堅火者。苦也。易曰。燥萬物者。莫燥乎火。

凡物燥則堅也。甘能緩。苦急而散結。甘者土也。燥能急結。故緩則急散也。辛能散抑。散結潤燥。辛者金也。金主散落。金生水故也。況抑結散則氣液宣行而津液生也。藏氣法時論曰。腎苦燥。急食辛以潤之。開腠理。致津液。通氣也。鹹能軟堅。鹹者水也。水潤而柔。故勝火之堅矣。此五臟之味也。其爲五味之本也。淡也。淡。胃土之味也。胃土者地也。地爲萬物之本。胃爲一身之本。天元紀大論曰。在地爲化。化生五味。故五味之本淡也。以配胃土。淡能滲泄利竅。夫燥能急結。而甘能緩之。淡爲剛土。極能潤燥。緩其急結。令氣通行。而致津液。滲泄也。故消渴之人。其藥與食皆宜淡劑。至真要大論曰。辛甘發散爲陽。酸苦涌泄爲陰。鹹味涌泄爲陰。淡味滲泄爲陽。六者或散或收。或緩或急。或燥或潤。或堅或軟。所以利而行之。調其氣也。本草云。藥有三品。上品爲君。主養命。小毒以應天。中品爲臣。主養性。常毒以應人。下品爲佐使。主治病。大毒以應地。不在三品者。氣毒之物也。凡此君臣佐使者。所以明藥之善惡也。處方之道。主治病者爲君。佐君者爲臣。應臣之用者爲佐使。適其病之所根。有君臣佐使。奇偶小大之制。明其歲政。君臣脈位。而有逆順反正主療之方。隨病所宜以施用。其治法多端。能備所用者。良工也。寒者熱之。熱者寒之。溫

者清之。清者溫之。結者散之。散者收之。微者逆而制之。甚者從而去之。燥者潤之。濕者燥之。堅者軟之。軟者堅之。急者緩之。客者除之。留者却之。勞者溫之。逸者行之。驚者平之。衰者補之。甚者瀉之。吐之下之。摩之。益之。薄之。劫之。開之。發之。灸之。制之。適足為用。各安其氣。必清必淨。而病氣衰去。臟腑和平。歸其所宗。此治之大體也。陰陽應象論曰。治不法天之紀。不明地之理。則災害至矣。又六節藏象論曰。不知年之所加。氣之盛衰。不可以為功也。今集諸經驗方。附于篇末。

神白散 治真陰素被損虛。多服金石等藥。或嗜炙博鹹物。遂成消渴。

桂府滑石 六兩 甘草 一兩

右為細末。每服三錢。溫水調下。或大渴欲飲冷者。新汲水尤妙。

猪肚丸 治消渴。消中。

猪肚 一枚 黃連 五兩 括 蕪 四兩 麥門冬 四兩

知母 四兩 茯苓 代之以

右四味為末。納猪肚中。線縫。安置甑中。蒸極爛熟。就熱於木臼中搗可丸。如硬少加蜜。丸如桐子大。每服三十丸。漸加至四五十丸。渴則服之。如無木臼。於沙

盆中用木杵研亦可。以爛為妙矣。

葛根丸 治消渴消腎

葛根三兩

括蕒三兩

鉛丹二兩

附子一兩者炮去皮臍用

右四味。搗羅為細末。煉蜜為丸。如梧桐子大。每服十丸。日進三服。治日飲碩水者。春夏去附子。

胡粉散 治大渴。百方療不瘥者。亦治消腎。

鉛丹

胡粉各半

括蕒一兩

甘草二兩炙

澤瀉

石膏

赤石脂

白石脂各半

右八味為細末。水服方寸匕。日二服。壯者一匕半。一年病。一日愈。二年病。二日愈。渴甚者二服。腹痛者減之。如丸服亦妙。每服十丸。多則腹痛也。

三黃丸 主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消渴。不生肌肉。婦人帶下。手足發寒熱者。

春三月

黃芩四兩

大黃二兩

黃連四兩

夏三月

黃芩六兩

大黃一兩

黃連一兩

秋三月

黃芩六兩

大黃二兩

黃連二兩

冬三月

黃芩三兩

大黃五兩

黃連二兩

右三味。隨時加減。搗爲細末。煉蜜和丸。如大豆大。每服五丸。日三服。不去者加七丸。服一月病愈。嘗試有驗矣。

人參白朮散 治胃膈瘴熱。煩滿不欲食。或瘴成爲消中。善食而瘦。或燥鬱甚而消渴。多飲而數小便。或熱病。或恣酒色。誤服熱藥者。致脾胃真陰血液損虛。肝心相搏。風熱燥甚。三焦腸胃燥熱。怫鬱而水液不能宣行。則周身不得潤濕。故瘦瘁黃黑。而燥熱消渴。雖多飲而水液終不能浸潤於腸胃之外。渴不止而便注爲小便多也。叔世俗流。不明乎此。妄爲下焦虛冷。誤死多矣。又如周身風熱燥鬱。或爲目瘡。癰疽瘡瘍。上爲喘嗽。下爲痿痺。或停積而濕熱內甚。不能傳化者。變不腫腹脹也。凡多飲數洩爲渴。多食數洩爲消中。肌肉消瘦。小便有脂液者。爲消腎。此世之所傳三消病也。雖無所不載。以內經考之。但燥熱之微甚者也。此藥兼療一切陽實陰虛。風熱燥鬱。頭目昏眩。風中偏枯。酒過積毒。一切腸胃澁滯壅塞。瘡癰痿痺。并傷寒雜病煩渴。氣液不得宣通。并宜服之。

人參

白朮

當歸

芍藥

大黃

山梔子

澤瀉以半兩

連翹

瓜蒌根

乾葛

茯苓以半兩

官桂

木香

鹽香各一

寒水石二兩

甘草二兩

石膏四兩

滑石

盆硝各半

右為粗末。每服五錢。水一盞。生薑三片。同煎至半盞。絞汁。入蜜少許。溫服。漸加十餘錢。無時。日三服。或得臟腑疏利。亦不妨。取效更妙。後却常服之。或兼服消痞丸。似覺腸胃結滯。或濕熱內甚。自利者。去大黃芒硝。
人參散 治身熱頭痛。或積熱黃瘦。或發熱惡寒。蓄熱寒戰。或膈痰嘔吐。煩熱煩渴。或燥濕瀉痢。或目疾口瘡。或咽喉腫痛。或風昏眩。或蒸熱虛汗。肺痿勞嗽。一切邪熱變化。真陰損虛。並宜服之。

石膏一兩

寒水石二兩

滑石四兩

甘草二兩

人參半兩

右為細末。每服二錢。溫水調下。或冷水亦得。

三消之論。劉河間之所作也。因麻徵君寓汴梁。暇日訪先生後裔。或舉教醫學者。

卽其人矣。徵君親詣其家。求先生平昔所著遺書。乃出三消論。氣宜病機三書。未傳于世者。文多不全。止取三消論。於卷首增寫六位藏象二圖。其餘未遑潤色。卽付友人穆子昭。子昭乃河間門人。穆大黃之後也。時覓官于京師。方且告因徵君。欲因是而惠之。由是余從子昭授得一本。後置兵火。遂失其傳。偶於鄉人霍司承君祥處。復見其文。然傳寫甚誤。但依倣而錄之。以符後之學者。詳爲刊正云。時甲辰年冬至日。錦溪野老書。續方柏亭東久亭寺僧悟大師傳經驗方。

治飲水百盃。尙猶未足。小便如油。或如杏色。服此藥三五日。小便大出。毒歸于下。十日永除根本。此方令子和辯過。云是重劑可用。悟公師親驗過矣。

水 銀四錢

錫二錢錢用水銀成砂子

牡蠣一兩

密陀僧一兩

知母一兩

紫花苦參一兩

貝母一兩

黃丹半兩

瓜蒌根半斤

古爲細末。男子用不生兒豬肚一個。內藥。婦人用獺豬肚一個。麻線縫之。新瓦一合。繩繫一兩。連米一升。更用瓜蒌根末半斤。却於新水煮熟。取出放冷。用砂盆內研爛。就和爲丸。如豬肚丸法用之。